讀四書大全說

讀四書大全說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大學序

凡仁義禮智兼說處言性之四德知字大端在是非上說人有人之是非事有事之是非而人與事之是非心裏直下分明只此是智胡雲峰據朱子解致知知字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宰萬物釋此智字大妄知字帶用說到才上方有此智字則是性體妙衆理宰萬物在性體卻是義禮上發底朱子釋義曰心之制事之宜豈非以宰萬物者乎釋禮曰天理之節文豈非以妙衆理者乎沈氏之說特爲

精當云涵云具分明是個性體其云天理動靜之機方靜則有是而無非方動則是非現則動靜之機卽是非之鑑也惟其有是無非故非者可現若原有非則是非無所折衷矣非不對是非者非是也如人本無病故知其或病或愈若人本當有病則方病時亦其恆也不名為病矣

先王以樂教人固如朱子說以調易人性情抑樂之為道其精微者旣徹乎形而下之器其度數聲名亦皆以載夫形而上之道如律度量衡皆自黃鐘生之類是也爾會及此則天下之理亦思過半矣若專以急不得緩不得借為調心之法將與釋氏參沒意味話頭相似非聖教也

書有識字寫字兩件工夫識字便須知六書之旨寫字卻須端姸合法合法者如今人不寫省字之類註疏家專以六書言卻遺下了一半

聖經

緣德上著一明字所以朱子直指為心但此所謂心包含極大託體最先與正心心字固別性是二氣五行妙合凝結以生底物事此則合得停勻結得清爽終留不失使人別於物之蒙昧者也德者有得之謂人得之以為人也緣有此明德故知有其可致而致之意有其不可欺而必誠焉心有所取正以為正而其所著發於四肢見於事業者

則身修以應家國天下矣明德唯人有之則已專屬之人屬之人則不可復名爲性性者天人授受之總名也故朱子直以爲心而以其所自得者則亦性也故又舉張子統性情之言以明之乃旣以應萬事則兼乎情上統性而不純乎性矣性自不可拘蔽盡人拘蔽他終奈他不何有時還迸露出來（如乍見孺子入井等）卽不迸露其理不失旣不可拘蔽則亦不可加以明之之功心便扣定在一人身上（受拘之故）又會敷施翕受（受蔽之故）所以氣稟得以拘之物欲得以蔽之而格致誠正亦可施功以復其明矣

朱子心屬火之說單舉一臟與肝脾肺腎分治者其亦泥

矣此處說心則五臟五官四肢百骸一切虛靈不昧底都在裏面如下能持等虛者本末有私欲之謂也不可云如虛空靈者曲折洞達而咸善也尚書靈字只作善解孟子所言仁術此也不可作機警訓不昧有初終表裏二義初之所得終不昧之於表有得裏亦不昧不可云常惺惺只此三義明字之旨已盡切不可以光訓明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明自明光自光如鏡明而無光火光而不明內景外景之別也明明德只是體上明到致知知字上則漸繇體達用有光義矣

舊染之污有二義而暴君之風化末世之習俗不與焉大學之道初不爲承亂之君師言也一則民自少至長不承

德教只案性流入汚下去一則人之爲善須是日遷若偶行一善自恃爲善人則不但其餘皆惡卽此一善已挾之而成驕陵故傳云日新云作新皆有更進重新之意新安引書舊染汚俗咸與惟新以釋此則是過泥出處而成滯累如湯之自銘日新也豈亦染桀之汚俗乎況書云咸與惟新只是除前不究意與此何干

必至於是是未得求得不遷是已得勿失止於至善須一氣讀下歸重至善一至字言必到至善地位方是歸宿而既到至善地位不可退轉也朱子以不能守反不遷最爲明切此中原無太過只有不及語錄中作無太過不及說

自不如章句之當若既云至善則終無有能過之者也或
疑明德固無太過之慮若新民安得不以過爲防假令要
民爲善教格過術立法過峻豈非太過然使但向事跡上
論則明德亦將有之如去私欲而至於絕婚宦行仁而從
井救人立義而爲宰辭粟亦似太過不知格物致知正心
誠意以明明德安得有太過補傳云卽凡天下之物莫不
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何等繁重誠意
傳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何等峻切而有能過是以爲功
者乎新民者以孝弟慈齊家而成教於國須令國人皆從
而皆喩又如仁人於妨賢病國之人乃至迸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舉賢唯恐不先退不善唯恐不遠則亦鰓鰓然惟不及之爲憂安得遽防太過而早覓休止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學問中精密之極致親賢樂利須漸被於沒世後之君子小人而不窮柰何訓止爲歇息而棄至善至字於不問耶或問云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肆之矣

在云者言大學教人之目雖有八其所學之事雖繁重廣大而約其道則在三者也大學一篇乃是指示古之大學教人之法初終條理一貫之大旨非夫子始爲是書建立科條以責學者章句三當字是推開論理張氏曰在猶當也鹵莽甚矣藉令以此教學者當明明德亦令彼茫然不

知從何處明起

黄氏說氣稟所拘有分數物欲所蔽則全遮而昏不知物欲之蔽亦有分數如淫聲淺而美色深者則去耳之欲亦易去全昏也曾見魏黨中有一二士大夫果然不貪他只被愛官做一段私欲遮卻羞出倖門一段名義卻於利輕微所以財利蔽他不得而其臨財毋苟得一點良心也究竟不曾受蔽此亦分數偏全之不齊也

朱子說定靜安慮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謂之工夫固必不可乃所謂功效者只是做工夫時自喻其所得之效非如中庸形著明動逐位各有事實故又云纔知止

自然相因而見總之此五者之效原不逐段歇息見功非今日定而明日靜也自知止到能得徹首徹尾五者次見而不舍合而言之與學相終始分而言之格一物亦須有五者之效方格得乃至平天下亦然又格一易格之物今日格之而明日已格亦然戒一念之欺自其念之起至於念之成亦無不然若論其極則自始教格物直至明明德於天下自欲明明德於天下立志之始乃至天下可平亦只於用功處見此五者耳爲學者當自知之

知止是知道者明德新民底全體大用必要到此方休節云

知止具云知止於至善

定則於至善中曲折相因之致委悉了當內

不拘小身心意知而喪其用外不侈大天下國家而喪其體十分大全一眼覷定則定理現（故曰有定）定體立矣偏曲之學功利之術不足以搖之從此下手做去更無移易矣此即從知止中得故曰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後四者其相因之速亦然就此下手做去時心中更無恐懼疑惑即此而心不妄動是謂之靜妄動者只是無根而動大要識不穩故氣不充非必有外物感之如格一物正當作如是解卻無故若驚若悟而又以爲不然此惟定理不見定志不堅也若一定不易去做自然不爾而氣隨志靜專於所事以致其密用矣唯然則身之所處物之來交無不順而無

不安靜以待之故也如好善如好好色則善雖有不利善雖不易好而無往不安心於好此隨舉一條目要皆可類推得之唯靜者能之心不內動故物亦不能動之也慮而云處事精詳者所謂事即求止至善之事也所以謂之事者以學者所處之事無有出於明德新民之外也纔一知當止於至善即必求至焉而求止至善必條理施為精詳曲至唯內不妄動而於外皆順則條理粲然無復疎脫矣不亂於外故能盡於其中也於內有主於外不疑條理既得唯在決行之而已矣行斯得矣一日具知則慮而得可見於一日之間終身不舍則定靜安相養於終身之久要則定靜安慮相

因之際不無相長之功而不假更端之力惟至於得則篤行之事要終而亦擲始故或問云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而止之三字在能得後）亦明非得之爲盡境也

朱子於正心之心但云心者身之所主也小註亦未有委悉及之者將使身與意中間一重本領不得分明非曰心者身之所主也其說不當但止在過關上著語而本等分位不顯將使卑者以意爲心而高者以統性情者言之則正心之功亦因以無實夫曰正其心則正其所不正也有不正者而正始爲功統性情之心虛靈不昧何有不正而初不受正抑或以以視以聽以言以動者爲心則業發此

心而與物相爲感通矣是意也誠之所有事而非正之能爲功者也蓋以其生之於心者傳之於外旋生旋見不留俄頃即欲正之而施功亦不徹也蓋曰心統性情者自其所含之原而言之也乃性之凝也其形見則身也其密藏則心也是心雖統性而其自爲體也則性之所生與五官百骸並生而爲之君主常在人胸臆之中而有爲者則據之以爲志故欲知此所正之心則孟子所謂志者近之矣惟夫志則有所感而意發其志固在無所感而意不發其志亦未嘗不在而隱然有一欲爲可爲之體於不睹不聞之中欲修其身者則心亦欲修之心不欲修其身者非供

情欲之用則直無之矣傳所謂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者是已夫惟有其心則所爲視所爲聽所欲言所自動者胥此以爲之主惟然則可使正可使不正可使浮寄於正不正之閒而聽命於意焉不於此早授之以正則雖善其意而亦如雷龍之火無恆而易爲起滅故必欲正其心者乃能於意求誠乃於以修身而及於家國天下固無本矣夫此心之原固統乎性而爲性之所凝乃此心所取正之則而此心既立則一觸卽知效用無窮百爲千意而不迷其所持故大學之道必於此授之以正既防閑之使不向於邪又輔相之使必於正而無或倚靡無託於無正無不正之交當其發

爲意而恆爲之主則以其正者爲誠之則中庸所謂無惡於志當其意之未發則不必有不誠之好惡用吾愼焉亦不必有可好可惡之現前驗吾從焉而恆存恆持使好善惡惡之理隱然立不可犯之壁壘飭吾氣以待物之方來則不睹不聞之中而脩齊治平之理皆具足矣此則身意之交心之本體也此則脩誠之際正之實功也故曰心者身之所主主乎視聽言動者也則唯志而已矣

朱子說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非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此是就者兩條目發出大端道理非竟混致知格物爲一也正心誠意亦非今日誠意明日又正心乃至平天下無不

皆然非但格致爲爾若統論之則自格物至平天下皆止一事如用人理財分明是格物事等若分言之則格物之成功爲物格物格而后知至中間有三轉折藉令槩而爲一則脈絡不清覺云格物則知自至竟刪抹下致字一段工夫矣若云格物以外言致知以內言內外異名而功用則一夫物誠外也吾之格之者而豈外乎功用既一又云致知在格物則豈可云格物在格物致知在致知也今人說誠意先致知咸云知善知惡而後可誠其意則是知者以知善知惡言矣及說格物致知則又云知天下之物便是致知均一致知而隨上下文轉打作兩橛其迷謬有如此者至如或問

小註所引語錄有謂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個爲物理於此格去則知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如此迂誕鄙陋之說必非朱子之言而爲門人所假託附會者無疑天下豈有欲爲孝子者而癡癡呆呆將我與父所以相親之故去格去致必待曉得當初本一人之身而後知所以當孝乎卽此一事求之便知吾心之知有不從格物而得者而非卽格物卽致知審矣且如知善知惡是知而善惡有在物者如大惡人不可與交觀察他舉動詳細則雖巧於藏奸而無不洞見如砒毒殺人看本草聽人言便知其不可食此因於物格之而知可至也至如吾心一

念之非幾但有媿於屋漏則卽與蹠為徒又如酒肉黍稻本以養生只自家食量有大小過則傷人此若於物格之終不能知而唯求諸己之自愉則固分明不昧者也是故孝者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慈者不學養子而後嫁意不因知而知不因物而有矣唯夫事親之道有在經為宜在變為權者其或私意自用則且如申生匡章之陷於不孝乃藉格物以推致其理使無纖毫之疑似而後可用其誠此則格致相因而致知在格物者但謂此也天下之物無涯吾之格之也有涯吾之所知者有量而及其致之也不復拘於量顏子聞一知十格一而致十也子貢聞一知二格一

而致二也必待格盡天下之物而後盡知萬事之理旣必不可得之數是以補傳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初不云積其所格而吾之知已無不至也知至者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則致知者亦以求盡夫吾心之全體大用而豈但於物求之哉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者物也可格者也巧者非物也知也不可格者也巧固在規矩之中故曰致知在格物規矩之中無巧則格物致知亦自爲二而不可偏廢矣大抵格物之功心官與耳目均用學問爲主而思辨輔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學問之事致知之功則唯在心官思辨爲主

而學問輔之所學問者乃以決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資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權而心可廢也朱門諸子唯不知此反貽鵝湖之笑乃有數字句彙同異以為學如朱氏公遷者嗚呼以此為致知恐古人小學之所不暇而況大學乎勿軒熊氏亦然

大學於治國平天下言教不言養蓋養民之道王者自制為成憲子孫守之臣民奉之入官守法仕者之所遵而非學者之事故大學不以之立教所云厚薄如論語弟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卽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也其云以推恩之次第言者非是

傳第一章

章句云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須活看一卽字如性卽理也倘刪去卽字而云性理也則固不可卽者言卽者箇物事非有異也當有生之初天以是命之爲性有生以後時時處處天命赫然以臨於人亦只是此葢天無心成化只是恁地去施其命令總不知道人之初生而壯而老而死只妙合處遇可受者便成其化在天旣無或命或不命之時則在人固非初生受命而後無所受也孟子言順受其正原在生後彼雖爲禍福之命而旣已云正則是理矣理則亦明命矣若以爲初生所受之命

則必凝滯久晳而爲一物朱子曰不成有一物可見其形象又曰無時而不發現於日用之間其非但爲初生所受明矣吳李子專屬之有生之初乃不達朱子之微言使然則湯常以心目注想初生時所得其與參本來面目者相去幾何耶愚於周易尚書傳義中說生初有天命向後日日皆有天命天命之謂性則亦日日成之爲性其說似與先儒不合今讀朱子無時而不發現於日用之間一語章先得我心之所然

傳第二章

君德可言新於民不可言明明明德於天下固如朱子所

云規模須如此亦自我之推致而言非實以其明明德者施教於民也新則曰作新則實以日新之道鼓舞之矣明是復性須在心意知上做工夫若民則勿論誠正即格物亦斷非其所能新只是脩身上止除卻身上一段染汚即日新矣故章句釋盤銘亦曰舊染之汚但在湯所謂染汚者細民之所染汚者纔且此亦湯爲銘自警之詞固無妨非有染汚而以染汚爲戒

傳第三章

敬字有二義有所施敬而敬之敬是工夫若但言敬而無所施乃是直指心德之體故先儒言主敬言持敬工夫在

主持二字上敬為德體而非言畏言愼之比章句云無不
敬猶言無不仁無不義現成下一敬字又現成統下一止
字故又曰安所止皆贊其已成之德工夫只在緝熙上緝
熙者卽章句所謂常目在之傳所謂日日新又日新也繇
其天理恆明昏汚淨盡則實理存於心而莊敬日彊繇其
莊敬日彊而欲無不淨理無不明則德造其極而無所遷
退此緝熙敬止相因之序也敬但在心體上說止則在事
上見仁敬孝慈信皆安所止之事也緝熙者明新之功敬
止者明新之效熙而緝則不已於明新而必止於至善也
無不敬而止之安則明新不已而旣止於至善矣實釋在

止於至善意喫緊在緝熙二字諸家拈敬止作主者非是朱子謂恂慄威儀爲成就後氣象拈出極精其又云嚴敬存乎中光輝著乎外存字但從中外上與著字爲對非若存心存誠之存爲用力存之也既云存乎中又云氣象此亦大不易見唯日近大人君子而用意觀之則存乎中者自有其氣象可望而知耳所以知恂慄之爲氣象而非云存恂慄於中者以學脩之中原有嚴密學脩皆有武毅脩之功不待更詠瑟僩且詩云瑟兮僩兮兮之爲義固爲語助而皆就旁觀者可見可聞寓目警心上說如挑兮達兮侈兮哆兮發兮揭兮之類皆是其藏於密而致存養之功者不

得以兮詠歎之此恂慄字與上敬字略同皆以言乎已成之德但彼言敬看文王處較深遠闊大在仁敬孝慈信之無貳無斁上說此以瑟兮僩兮詠恂慄專於氣象上相喻耳恂慄二字與威儀一例雖俱爲氣象之善者而所包亦廣恂慄而不能瑟兮僩兮者有之矣唯此君子之恂慄爲瑟兮僩兮所以爲存中氣象之至善詠學脩放此亦道此君子學脩之精密如此切如磋如琢如如磨極其至也止此一氣象其嚴密武毅者則屬恂慄其宣著盛大者則屬威儀章句兩貌字是合併寫出一人不容有二貌也但其宣著盛大者多在衣冠舉動上見衣冠如繫如也之類嚴密武毅則就神情氣魄上見徒有其威儀而神情

蹤莅氣魄武毅或疎或弛則以知其非根心所生之色故以存乎中言之然亦有神情氣魄不失有道者之色而舉動周旋或脫略而不一中於禮則其感人者不著不盛故又須威儀之宣著盛大有以傳之方是至善

補傳凡大全所輯無關疑義者則不復著說故第四章傳闕中庸論語孟子如此類者尤多

小註謂已知之理承小學說來此乃看得朱子胸中原委節次不妄處乃既以小學所習爲已知之理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當然禮樂射御書數之所以然者是也以此求之傳文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八字未免有疵只此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約略旁通已括盡脩齊治平之事

自此以外天下之物固莫不有理而要非學者之所必務若遇一物而必窮之則或如張華段成式之以成其記誦詞章之俗儒或且就翠竹黃花燈籠露柱索覓神通為寂滅無實之異端矣

傳第六章

先儒分致知格物屬知誠意以下屬行是通將大學分作兩節大分段處且如此說若逐項下手工夫則致知格物亦有行誠意以下至平天下亦無不有知格致有行者如人學弈甚相似但終日打譜亦不能盡達殺活之機必亦與人對弈而後譜中譜外之理皆有以悉喻其故且方其

進者心力去打譜已早屬力行矣蓋天下之事固因豫立而亦無先知完了方纔去行之理使爾無論事到身上纔你從容去致知不得便儘有暇日揣摩得十餘年及至用時不相應者多矣如爲子而必誠於孝觸目警心自有許多痛癢相關處隨在宜加細察亦硬筭著平日知道的定省溫凊樣子做不得是故致知之功非抹下行之之功於不試而姑儲其知以爲誠正之用是知中亦有行也知此則誠意以下亦有知之之功亦可知矣如意纔起處其爲善爲惡之分界有顯然易別者夙昔所致之知可見其效而無待於更審矣其疑善疑惡因事幾以決亦有非夙昔

之可豫知者則方儆之際其加警省而爲分別也亦必用知卽以好好色惡惡臭言之起念好惡時惺然不昧豈不屬知好而求得惡而求去方始屬行世豈有在心意上做工夫而死守舊聞一直做去更不忖度之理使然非果敢而至者則亦硜硜之小人而已大要致知上總然分明亦只是大端顯現研幾審理終其身而無可輟也倘云如白日麗天更無勞其再用照燭此聖神功化極致之所未逮而況於學者而方格致之始固事在求知亦終不似俗儒之記誦講解以爲格物異端之面壁觀心以爲致知乃判然置行於他日而姑少待之也知此則第六章傳章句所

云已所獨知第八章傳文所云知惡知美之類皆行中之知無待紛紜爭誠意之功在致知前致知後矣經言先後不言前後前後者昨今之謂也先後者緩急之謂也

或問云無不好者拒之於內無不惡者挽之於中夫好惡而必聽命於中之所爲主者則亦必有因好者挽之於內因惡者拒之於中矣傳文原非以毋自欺爲誠其意便地作註腳乃執意不誠者轉念之弊而反形之自欺是不誠若無不誠亦須有誠要此誠意之功則是將所知之理遇著意發時擁將去教他喫個滿懷及將吾固正之心喫緊通透到吾所將應底事物上符合穿徹教吾意便從者上

面發將出來似竹笋般始終是者個則樣如此撲滿條達一直誠將去更不教他中間招致自欺便謂之毋自欺也傳者只爲誠其意上更無可下之語只說誠意已足故逼析說個毋自欺章句云毋者禁止之辭如今郡縣禁止詞訟只是不受非筆者來訟者以刑罰治之也不然虛內事外只管把者意揀擇分派此爲非自欺而聽其發此爲自欺而過絕之勿論意發於倉卒勢不及禁而中心交戰意爲之亂抑不能滋長善萌況乎內無取正之則篤實之理爲克敵制勝之具豈非張空拳而入白刃乎經傳皆云誠其意不云擇其意嚴其意後人葢未之思耳但當未有意時其將

來之善幾惡幾不可預為擬制而務於從容涵養不可急迫迫地逼教好意出來及其意已發而可知之後不可強為補飾以涉於小人之揜著故待己所及知抑僅己所獨知之時而加之慎實則以誠灌注乎意徹表徹裏徹始徹終彌固精明非但於獨知而防之也慎字不可作防字解乃縝密詳謹之意惡惡臭好好色豈有所防哉無不好無不惡卽是慎慕此誠字雖是用功字原不與偽字對偽者欺人者也乃與不誠為對加中庸言不誠無物之不誠不誠則或偽偽不僅於不誠不誠者自欺者也不誠則自欺自欺則自體不成故無物若偽則反有偽物矣總為理不滿足所以大槩說得去行得去便依詩云何有何亡黽勉

求之只爲是個貧家所以扯拽教過若誠其意者須是金粟充滿而用之如流水一無吝嗇則更不使有支撐之意耳此則慎獨爲誠意扣緊之功而非誠意之全恃乎此及人所共知之後遂無所用其力也雖至人所共知何有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之時意中千條百緒統名爲意只爲意不得誠沒柰何只索自欺平常不肯開者自欺一條活路則發意時所以力致其誠者當何如敦篤也故誠意者必不自欺而預禁自欺者亦誠意之法互相爲成也

惡惡臭好好色是誠之本體誠其意而毋自欺以至其用意如惡惡臭好好色乃是工夫至到本體透露將此以驗

吾之意果誠與否則可若立意要如此而徑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直是無下手處好好色惡惡臭者已然則不可按遏未然則無假安排是以得謂之誠其不爾者如閹宦之不好色鼽窒人之不惡臭豈有所得用其力哉

章句之說與或問異看來或問於傳文理勢較順傳云此之謂自謙明是指點出誠好誠惡時心體非用功語章句中務字求字於語勢既不符合不如或問中既如此矣則庶乎七字之當或問雖有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無少間斷一段自以補傳意之所必有非於此始著力如章句務決去求必得之喫緊下工夫也其云內外昭融

表裏瑩徹正是自謙時意象而心正身脩直自謙者之所得耳如此則故君子一故字亦傳遞有因不爾亦鶻突不分明矣此文勢順不順之分也若以理言章句云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所謂使者制之於此而彼自聽令乎抑處置有權而俾從吾令乎若制之於此而彼自聽令是亦明夫非決去求得之爲功矣如處置有權而務決去之求必得之竊恐意之方發更不容人逗畱而施其挾持也且求善去惡之功自在既好既惡之餘脩身之事而非誠意之事但云好好色惡惡臭則人固未有務惡惡臭求好好色之理意本不然而強其然亦安得謂之

誠耶子夏入見聖道之時非不求必得也而唯其起念之際非有根心不已之誠意根心便是誠則出見紛華而意移繇此言之求必得者固不能如好好色矣章句為初學者陷溺已深尋不著誠意線路開此一法門且敎他有入處若大學徹首徹尾一段大學問則以此為助長無益之功特以毋自欺三字示以警省反觀之法非扣緊著好惡之末流以力用其誠也唯誠其意而毋自欺則其意之好善惡惡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無乎不誠而乃可謂之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以致其誠之之功焉本文自如此說固文順而理安也自謙云者意誠也非誠其意也故或問以內外

昭融一段接遞到心正身脩上與經文意誠而后心正二句合轍而非以釋經文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之旨此之不察故難免於惑亂矣小註中有要自謙之語須活看若要自謙須慎獨須毋自欺須誠其意不然雖欲自謙其將能乎

自欺自謙一自字章句或問未與分明拈出或問云苟焉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將在意上一層說亦微有分別此自字元不與人相對其立一欺人以相對者全不惺忪之俗儒也其謬固不待彼且自欺既爾其於自謙也亦可立一謙人之名以相形乎不爾則必以意爲自雖未見

有顯指意爲自者然夫人胸中若有所解而悍出諸口則亦曰意而已矣苟以意爲自則欺不欺慊不慊旣一意矣毋自欺而自謙又別立一意以治之是其爲兩意也明甚若云以後意治前意終是亡羊補牢之下策過後知悔特良心之發見而可云誠意而意誠哉況其所發之意而善也則已早無所欺矣如其所發而不善也此豈可使之謙焉快足者乎今以一言斷之曰意無恆體無恆體者不可執之爲自不受欺而亦無可謙也乃旣破自非意則必有所謂自者此之不審苟務深求於是乎本來面目主人翁無位眞人一切邪說得以乘閒惑人聖賢之學旣不容如

此無已爲亦求之經傳乎則愚請破從來之所未破而直就經以釋之曰所謂自者心也欲脩其身者所正之心也蓋心之正者志之持也是以知其恆存乎中善而非惡也心之所存善而非惡意之已動或有惡焉以陵奪其素正之心則自欺矣（意欺心）唯誠其意者充此心之善以灌注乎所動之意而皆實則吾所存之心周流滿慊而無有餒也此之謂自謙也（意謙心）且以本傳求之則好好色惡惡臭者亦心而已意或無感而生（如不因有色現前而思色等）心則未有所感而不現（加存惻隱之心無孺子入井事則不現等）好色惡臭之不當前人則無所好而無所惡（雖妄思色終不作好）意則起念於此而取境於彼心

則固有焉而不待起受境而非取境今此惡惡臭好好色者未嘗起念以求好之惡之而亦不往取焉特境至斯受因以加其好惡之素且好則固好惡則固惡雖境有所斷因伏不發而其體自恆是其屬心而不屬意明矣傳之釋經皆以明其條理之相貫前三章雖分引古以徵之第四章則言其相貫故下云誠中形外心廣體胖皆以明夫意爲心身之關鑰意居心身之介此不可泥經文爲次而非以戒欺求謙爲誠意之實功藉云戒欺求謙則亦資以正其心而非以誠其意故章末云故君子必誠其意猶言故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以心之不可欺而期於謙則不得不誠其意以使此心終始一致正變一揆而無不慊於其

正也即中庸所謂無惡於志夫唯能知傳文所謂自者則大義貫通而可免於妄矣故亟為顯之如此以補先儒之未及

小人之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固不可謂心之能正而亦心之暫欲正者也特其意之一於惡則雖欲使其暫欲正之心得附於正而終不能以此推之則君子之欲正其心者意有不誠雖欲特其素正而無不正其終不能亦審矣故君子欲正其心必慎其獨閒居獨也無所不至不慎之下流也如見其肺肝者終無有諒其忸怩知愧之心而心為意累同入於惡而不可解也今以揜著為自欺欺人迹則似矣假令無所不至之小人並此揜著之心而無之

是所謂笑罵繇他笑罵好官任我爲之者表裏皆惡公無忌憚而又豈可哉蓋語君子自盡之學則文過爲過之大而論小人爲惡之害則猶知有君子而揜著其惡較輕也總以此一段傳文特明心之權操於意而終不與上自欺自謙相對況乎欺之爲義謂因其弱而陵奪之非揜蓋和哄之謂如石勒言欺人孤兒寡婦豈和哄人孤兒寡婦耶厭然揜著正小人之不敢欺君子處藉不揜不著則其欺陵君子不更甚乎小人既非欺人而其志於爲惡者求快求足則尤非自欺則朱子自欺欺人之說其亦疎矣

三山陳氏謂心爲內體爲外繇心廣故體胖審爾則但當

正心無間意矣新安以心廣體胖爲誠意者之形外其說自正若不細心靜察則心之爲內也固然乃心內身外將位置意於何地夫心內身外則意固居內外之交是充繇內達外之說當繇心正而意誠意誠而身脩與經文之序異矣今既不爾則心廣亦形外之驗也心廣既爲形外之驗則於此言心爲內者其粗疎不審甚矣蓋中外原無定名固不可執一而論自一事之發而言則心未發意將發心靜爲內意動爲外又以意之肖其心者而言則因心發意心先意後先者爲體於中後者發用於外固也然意不盡緣心而起則意固自爲體而以感通爲因故心自有心

之用意自有意之體人所不及知而己所獨知者意也心則己所不睹不聞而恆存矣乃己之睹聞雖所不及而心亦在乃既有其心（如好惡等皆素志也）則天下皆得而見之是與夫意之爲人所不及知者較顯也故以此言之則意隱而心著故可云外體胖之效固未必不因心廣而尤因乎意之已誠若心廣之形焉而見效者則不但體胖也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其居心之遠大而無拘累天下後世皆具知之豈必驗之於體之胖哉小人之爲不善而人見其肺肝亦心之形見者也（不可作意說）故形於外者兼身心而言也

十目所視一段唯雲峰胡氏引中庸莫見乎隱一節以證此極爲脗合章句謂此承上文而言乃上文所引小人之爲不善特假以徵誠中形外之旨而業已以故君子愼其獨也一句結正之則不復更有餘意愼獨之學爲誠意者而發亦何暇取小人而諄諄戒之耶且小人之揜著特其見君子則然耳若其無所不至初不畏天下之手目也況爲不善而無所不至矣使其能逃天下之手目亦復何補何益云者言揜著之心雖近於知恥而終不足以蓋其愆豈以幸人之不知爲有益哉旣非幸人之不知爲有益則手目之指視不足爲小人戒也且云無所不至則非但有

其意而繁有其事矣正萬手萬目之其指其視而何但於十藉云閒居者獨也固人所不及知也則夫君子之愼獨也以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其幾尙託於靜而自喩最明若業已爲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則人皆知之矣而何名爲獨凡此皆足以徵章句之疎矣中庸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謂君子之自知也此言十目十手亦言誠意者之自知其意如一物於此十目視之而無所遁十手指之而無所匿其爲理爲欲顯見在中纖毫不昧正可以施愼之之功故曰其嚴乎謂其尙於此而謹嚴之乎能致其嚴則心可正而身可脩矣其義備中庸說中可參觀之

傳第七章

程子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非是要無此數者只是不以此動其心乃探本立論以顯實學非若後人之逐句求義而不知通不動其心元不在不動上做工夫孟子曰不動心有道若無道如何得不動其道固因乎意誠而頓下處自有本等當盡之功故程子又云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不動者心正也執持其志者正其心也大全所輯此章諸說唯執持其志四字分曉朱子所稱敬以直內尚未與此工夫相應逐句求義者見傳云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必疑謂無所忿懥而後得其正如此戲論朱子亦既破

之矣以其顯爲悖謬也而又曰湛然虛明心如太虛如鏡先未有象方始照見事物則其所破者用上無而其所主者體上無也體用元不可分作兩截安見體上無者之賢於用上無耶況乎其所謂如一箇鏡先未有象虛明之心固如此矣卽忿懥等之不得其正者豈無事無物時常懷著忿懼樂患之心天下乃無此人假令有無可忿當前而心恆懊惱則亦病而已矣是則不得其正者亦先未有所忿懥而因所感以忿懥耳若其正者則樂多良友未得其人而展轉顚見憂宗國之淪亡獨取無形而耿耿不寐亦何妨於正哉又其大不可者如云未來不期已過不留正

應事時不爲繫縛此或門人增益朱子之言而非定論不
然則何朱子顯用佛氏之邪說而不恤耶佛氏有坐斷兩
頭中間不立之說正是此理彼蓋謂大圓智鏡本無一物
而心空及第乃以隨緣赴感無不周爾迨其末流不至於
無父無君而不止大學之正其心以脩齊治平者豈其然
哉既欲其虛矣又欲其不期不留而不繫矣則其於心也
但還其如如不動者而止而又何事於正故釋氏之談心
但云明心了心安心死心而不言正何也以苟欲正之則
已有期有留有繫實而不虛也今有物於此其位有定向
其體可執持或置之不正而後從而正之若窅窅空空之

太虛手挪不動氣吹不移則從何而施其正且東西南北無非太虛之位而又何所正耶用如太虛之說以釋明明德則其所爭尚隱而難見以此言明則猶近老氏虛生白之旨以此言正心則天地懸隔一思而卽知之矣故程子直以孟子持志而不動心爲正心顯其實功用昭千古不傳之絕學其功偉矣孟子之論養氣曰配義與道養氣以不動心而曰配義與道則心爲道義之心可知以道義爲心者孟子之志也持其志者持此也夫然而後卽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無不得其正何也心在故也而耳目口體可得言脩矣此數句正從傳文反勘出傳者於此章只用半截活文

寫出一心不正身不脩之象（第一節心不正之象）以見身心之一貫故章首云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章末云此謂脩身在正心但爲兩在字顯現條理以見欲脩其身者不可竟於身上安排而大學正心之條目非故爲迂元之教若正心工夫則初末之及（誠意脩身等傳俱末嘗實說本等工夫）固不以無所忿懥云云者爲正之之功而亦不以致察於四者之生使不以累虛明之本體爲正也夫不察則不正固然矣乃慮其不正而察之者何物也哉必其如鑑如衡而後能察（究竟察是誠意事）則所以能如鑑如衡者亦必有其道矣故曰不動心有道也盖朱子所說乃心得正後更加保護之功（此自是誠意以正心事）

而非欲脩其身者爲吾身之言行動立主宰之學故一則曰聖人之心瑩然虛明一則曰至虛至靜鑑空衡平終於不正之辭與得正之故全無指證則似朱子於此心字向未的尋落處不如程子全無忌諱直下志字之爲了當此心字在明德中與身意知各只分得一分不可作全體說若云至虛至明鑑空衡平則只消說個正心便是明明德不須更有身意知之妙其引伸傳文亦似誤認此章實論正心工夫而於文義有所不詳蓋刻求工夫而不問條理則將並工夫而或差矣今看此書須高著眼籠著一章作一句讀本文所謂此謂元是一句首尾然後知正心工夫之在言外而不牽文害義以虛明無物爲正則程子之說雖不釋本文而大義已自無

遺傳蓋曰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以凡不能正其心者一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矣（意不動尚無敗露意一動則心之不正者遂現）唯其心不在也（持之不定則不在意發處作主）心不在焉而不見不聞不知味則雖欲脩其身而身不聽此經所謂脩身在正其心也（釋本文）不得其正心不正也非不正其心不見不聞不知味身不受脩也非身不脩也心不在者孟子所謂放其心也放其心者豈放其虛明之心乎放其仁義之心也蓋既是虛虛明明地則全不可收更於何放止防窒塞無患開張故其不可有者畱也期也繫也畱則過去亦在期則未來亦在繫則現前亦在統無所在而後心得其虛

明佛亦不作何以又云心不在焉而其弊如彼乎朱子亦已明知其不然故又以操則存求放心從大體爲徵夫操者操其存乎人者仁義之心也求者求夫仁人心義人路也從者先立夫天之所與我者也正其心於仁義而持之恒在豈但如一鏡之明哉惜乎其不能暢言之於章句而啟後學之紛紜也

切須知以何者爲心不可將他處言心者混看抑且須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屬心與否以無忿懥等爲心之本體是心如太虛之說也不可施正而亦無待正矣又將以忿懥等爲心之用則體無而用有既不相應如鏡既空則但有影而終無光且人之釋

心意之分必曰心靜而意動今使有忿懥等以爲用則心亦乘於動矣只此處從來不得分明不知大學工夫次第固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終認此作先後則又不得且如身不脩固能令家不齊乃不能齊其家而過用其好惡則亦身之不脩也況心之與意動之與靜相爲體用而無分於主輔故曰動靜無端故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而心苟不正則其害亦必達於意而無所施其誠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意也不能正其心意一發而卽向於邪以成乎身之不脩此意既隨心不正則不復問其欺不欺慊不慊矣若使快足入邪愈深故愚謂意居身心之交八條目自天下至心是步步向內說自心而意而知而物是步步向外說而

中庸末章先動察而後靜存與大學之序並行不悖則以心之與意互相爲因互相爲用互相爲功互相爲效可云緜誠而正而脩不可云自意而心而身也心之爲功過於身者必以意爲之傳送

朱子說鑑空衡平之體鬼神不得窺其際此語大有病在南陽忠國師勘胡僧公案與列子所紀壺子事正是此意凡人心中無事不思善不思惡則鬼神眞無窺處世有猜碁子戲術握碁子者自不知數則彼亦不知亦是此理此只是諺所云陰陽怕懵懂將作何用豈可謂之心正心正者直是質諸鬼神而無疑若其光明洞達凡夫凡婦亦可

盡見其心豈但窺其際也而已哉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恁般時心恰虛虛地鬼神亦不能窺其際唯無以正之故也不然豈杜子美於鳥未到眼時預期一鳥而看之鳥已飛去後尚留一鳥〻胸中鳥正當前時並將心繫著一鳥乎唯其無留無期無繫適然一鳥過目而心即邈之故不覺應人之錯也正心者過去不忘未來必豫當前無絲毫放過則雖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有主者固不亂也

傳第八章

或問之論敖惰足破羣疑但朱子大槩說待物之理而此

傳之旨乃以發脩身齊家相因之理則在家言家而所謂泛泛然之塗人與夫求見之孺悲留行之齊客固非其類又親愛以下五者亦比類而相反敖惰者畏敬之反賤惡者親愛哀矜之反各有所反則親愛哀矜者其或在所敖惰也有矣敖者亢敖自尊而卑之也惰者適意自便而簡之也故必相與為禮時始見如扶杖而受卑幼之拜是已惰則閒居治事未與為禮時乃然雖過吾前不為改容也此則一家之中繁有其人亦繁有其時外之家臣僕隸大夫而後可云家內則子孫羣從日侍吾前者皆是也然使其辟則自處過亢而情不下接有所使令亦憚其尊嚴而不敢自

自則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自此積矣是身之不脩家繇不齊之一端也凡釋字義須補先儒之所未備逐一清出不可將次帶過一部十三經初無一字因彼字帶出泥下者如此章親愛等十字其類則五而要為十義親者相洽相近之謂愛則有護惜而願得之意已得則護惜未得則願得孟子云彼以愛兄之道來不可云親兄以戀閑思君之言有護念而願見之意畏者畏其威敬者敬其儀畏存乎人敬盡乎己父兼畏敬母兄惟敬哀則因其有所喪而悼之矜則因其未足以成而憐之喪則哀病不成人則矜賤以待庸陋惡以待頑嚚近取之家自不乏此十種敖惰前已釋或以人別或以事別其類則有五其實凡十也

好知惡惡知美知子之惡知苗之碩要未可謂身脩未可謂家齊亦不可以務知之明爲脩其身齊其家之功脩身在於去辟無所辟而後身脩若齊家之功則教孝教弟教慈非但知之而必教之也唯身之有辟故隨其辟以爲好惡須玩本文一故字而教之失宜如其無辟則於身取則而自有以洞知人之美惡知其如此者之爲不孝不弟不慈則嚴戒之得矣知其如此者之爲能孝能弟能慈則獎掖之得矣故章句著所以二字所以云者於以爲立教之本而利用之也到知美知惡大要著力不得假令好而欲知其惡惡而欲知其美其起念已爲揉不誠强制其情而挾術以

為譏察乃欲如史季子所云鏡明衡平者亦萬不可得之數故傳意但於辟不辟上致克治之功此以外制內之道親愛等見於事故屬外知與好惡屬內自與正心殊科叠所謂脩身者則脩之於言行動而已絲言行動而內之則心意知知為功乃所以脩身之本而非於身致脩之實知美知惡自致知事好惡自正心事而人終日所言所行所動必因人因事而發抑必及於物而受之者則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者是已君子而入大學則固非憂患困窮避世土室者之所可例又豈至如浮屠之棄家離俗杜足荒山習四威儀於人所不接之地也與故列數所施之地以驗其言行動辟與不辟之實然則

脩其身而使不辟者必施之得宜而非但平情以治其好惡（此自正心誠意事）如吳季子鏡衡之說內求之心知而略於身外求之物理而內失己也纔有所辟言必過言行必過行動必過動抑言有過言行有過行動有過動而後爲用情之辟辟者偏也非邪也邪生心而偏在事非施之言行動而何以云辟哉故脩身者脩其言行動之辟也欲得不辟須有一天成之矩爲之範圍爲之防閑則禮是已故曰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齊明是助脩非禮不動乃是正脩）禮以飭束其身矯偏而使一於正則以此準己之得失者卽以此而定人之美惡不待於好求惡於惡求美而美惡粲然無或蔽之矣

此脩身所以爲齊家之本也是則雖欲平情以齊其家不可得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示其所乃以謂身之所施而非言情之所發或問今有人焉一段亦甚深切著明矣惜乎門人之不察求之於情而不求之於事徒區區於愛最易偏辨乎情之次第入荆棘而求蹊徑勞而無益久矣

有所當言因親愛而讀因畏敬而隱因賤惡而厲因哀矜而柔因敖惰而簡有所當行因親愛而往因畏敬而葸因賤惡而矯因哀矜而沮因敖惰而吝於其動也因親愛而媟因畏敬而餒因賤惡而暴因哀矜而靡因敖惰而驕皆

身之不脩也君子所貴乎道者鄙倍暴慢淫暱之不作雖因親疎貴賤賢不肖而異施亦何辟之有哉如是方是脩身若但云平情如衡則苟所當致其親愛者雖極用其親之愛之之心如舜之於象亦未爲辟彼異等放此豈必彼損此漫無差等抑所有餘以就不足之得爲齊哉唯然故身不脩而欲齊其家必不可也

傳第九章

章句立教之本云云亦但從性會通處發明家國之一理以見教家之卽以教國耳識推廣乃朱子從言外衍說非傳意所有緣恐人將孝弟說得太容易以爲不待

學而自能竟同處子之不學養子一例故補此一說見教
家教國理則一而分自殊事之已殊有不待推而不可者
其云立教之本即指上孝弟慈金仁山之說爲近所云本
者以家國對勘教家者教國之本孝弟慈者事君事長使
眾之本也唯其不假強爲則同命於天同率於性天理流
行性命各正非僅可通於家而不可行於國也唯養子不
待學則使眾亦不待別有所學而自無不可推矣故立教
之本有端可識而推廣無難也章句恰緊在一耳字而朱
子又言此且未說到推上直爾分明玉溪無端添出明德
仁山以心誠求之爲推指是胡亂忖度心誠求之元是公

其說的保赤子亦如此保民亦如此且此但言教而不言學一家之教止教以孝於親弟於長慈於幼何嘗教之以推所謂推者乃推教家以教國也非君子推其慈於家者以使國之衆也所引書詞斷章立義但據一如字明二者之相如而教有通理但在推廣而不待出家以別立一教認章句之旨不明乃謂君子推其慈家之恩以慈國其於經傳齊治二字何與而傳文前後六教字亦付之不問小儒見杌驚鬼其脅亂有如此者亦可歎也已

徑以孝弟慈爲明明德者黃氏之邪說也朱門支裔背其先師之訓淫於鵝湖者莫此爲甚其始亦但牽枝分段如

今俗所謂難言者而其悖遂至於是王陽明疑有子支離只欲將仁與孝弟並作一個若論孝弟慈之出於天性亦何莫非明德盡孝盡弟盡慈亦何不可云明明德而實則不然如廿一史所載孝友獨行傳中人物乃至王祥李密一流不可云他孝弟有虧欠在而其背君趨利詐便可許之爲克明其德至如所云天明地察則又不可以此章所言孝者例之此但据教家教國而言則有七八分帶得過而君子之敎已成故曰敬敷五敎在寬且不敢遽責其爲王祥李密而況其進焉者乎明明德之事經文所云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缺一不成章句已分明言之倘必待

格致誠正之已盡而後可云孝子弟弟慈長則卽分堯舜爲之長取一家之人戒休董威之且沒世而不能如但以保赤子之慈而卽可許之明明德則凡今之婦嫗十九而明其明德矣於德言明於民言新經文固自有差等陸王亂禪只在此處而屈孟子不學不慮之說以附會己見其實則佛氏呴呴嘔嘔之大慈大悲而已聖賢之道理一分殊斷不以乳媪推乾就溼哺乳嚼粒之恩爲天地之大德故朱子預防其弊而言識言推顯出家國殊等來家國且有分別而況於君德之與民俗直是萬仞壁立分疆畫界比而同之亂天下之道也

程子所云慈愛之心出於至誠乃以引伸養子不待學之意初不因傳文誠求誠字而設凡母之於子性自天者皆本無不誠非以誠字爲工夫語吳季子無端夢及誠意此如拈字酒令搭著即與安上更不顧理學者最忌以此種戲心戲論窺聖賢之旨如母之於赤子豈嘗戒欺求謙慎其獨知而後知保哉誠之爲說中庸詳矣程子所云出於至誠者誠者天之道也天以是生人誠其意者誠之者人之道也須擇善而固執天道不遺於夫婦人道則唯君子爲能盡之若傳文心誠求之之誠則不過與苟字義通言心言求則不待言誠而其眞實不妄自顯矣經傳之旨有大義有微言

亦有相助成文之語字字求義而不顧其安鮮有不悖者況此但据立教而言以明家國之一理家之人固不能與於誠意之學剏國之人萬有不齊不因其固有之良導之以易從之功而率之與講靜存動察之學不亦傎乎若云君子之自誠其意者當以毋之保子爲法則旣非傳者之本意而率入大學之君子相與呴呴嘔嘔以求誠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此之謂夫故戲論之害理劇於邪說以其似是而非也

機者發動之繇只是動於此而至於彼意要非論其遫不速也國之作亂作亂只是分爭篡竊非但不仁不讓而已也非一人之甫爲貪

戾而卽然且如無道如隋煬帝亦延得許久方亂漢桓帝之後無靈帝黃巾之禍亦不如是之酷且傳文此喩極有意在如弩機一發近者亦至之有準遠者亦至之有準一條蘄直去終無迂曲走移一人貪戾則近而受之者家遠而受之者國其必至而不差一也矢之中物必有從來仁讓作亂之成於民亦必有從來如云禮達分定則民易使實是上之人爲達之而爲定之豈但氣機相感之浮說乎一家之仁讓非自仁自讓也能齊其家者教之也教成於家而推以教國者卽此仁讓而國無不興焉益實恃吾教仁教讓者以爲之機也若但以氣機感通言之則氣無畛

域無頓舍直可云身脩而天下平矣大學一部恰緊在次序上不許人作無翼而飛見解吳季子瞬息不留之淫詞爲害不小旣瞬息不留則一念初起徧十方界所有衆生成佛已竟何事言脩言齊言治言平之不已哉

韋齊云有諸己不必求諸人無諸己不必非諸人斷章取義以明君子自治之功則然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要爲脩慝者言之爾蓋明德之功而未及於新民也經云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旣欲治其國矣而可不必求不必非乎但有諸己者與求諸人者無諸己者與非諸人者亦自有淺深之不同如舜之事父母必至於烝烝乂不格姦而

後自謂可以爲人子其求於天下之孝者亦不過服勞奉養之不匱而已細爲分之則非但身之與國不可以一律相求卽身之於家家之於國亦有厚薄之差曾子固不以己之孝責曾元而天子使吏治象之國亦不槩施夫異姓不軆之諸侯也故曰理一而分殊然原其分殊而理未嘗不一要以帥人而後望人之從其道同也故在家無怨者在邦亦無怨也

傳第十章

第十章傳且俱說治國故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愼云得衆則得國云此謂國不以利爲利絜矩之道忠信之德外末

內本以財發身見賢先舉遠退不善凡此皆治國之大經而可通之於天下者也若平天下之事則自有命德討罪制禮作樂之大政要亦可以此通之而其必待推廣傳所未及且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而非入學者所預習也先儒未能推傳意之所未及而以體經文言天下平不言平天下之旨竟於此傳言天下則似治國之外別無平天下之道既不順夫理一分殊之義而抑不察夫古之天下爲封建故國必先治今之天下爲郡縣故不須殊直隸於司道固難以今之天下統爲一國者爲古之天下釋孟子論世之說眞讀書者第一入門法惜乎朱子之略此也自

秦以後有治而無平則雖有王者起亦竟省下一事業唯其然是以天下終不易平卽以聖神之功化溢之亦自難使長鞭之及馬腹今以說古者大學之道那得不還他層次以知三代有道之長其規模如彼哉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須於教孝教弟教慈之外別有一教之之道在章句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云云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明分兩折而所謂絜矩者自與藏身之恕不同所云毋以使下毋以事上云者與勿施於人文似而義實殊也唯東陽許氏深達此理故云天下之大此句有病兆民之眾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己

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為之限則明乎君子以絜矩之道治民而非自絜矩以施之民也朱子交代官東西鄰之說及周陽繇王肅之事皆且就絜矩上體認學問姑取一人之身以顯絜矩之義而非以論絜矩之道齊家之教要於老老長長恤孤而可推此以教國矣乃國之於家人地既殊理勢自別則情不相侔道須別建雖其心理之同固可類通而終不能如家之人可以盡知其美惡以因勢而利導之乃君子因其理之一而求之於大公之矩既有以得其致遠而無差者則不患夫分之懸殊而困於美惡之不知使教有所不行也一國之人為臣為民其分之相

臨情之相比事之相與則上下左右前後盡之矣爲立之
道焉取此六者情之所必至理之所應得者以矩絜之使
之均齊方正厚薄必出於一輕重各如其等則人得以消
其怨尤以成孝弟慈之化而國乃治矣其投之以可以盡
孝弟慈之具則朱子所謂仰足事俯足育者固其一端而
爲之品節位置使人皆可共率繇夫君子之教者則必東
陽所謂規矩制度者而後爲治道之全也雖然則一國之
人雖衆卽不孤恃其教家者以教國而實則因理因情變
通以成典禮則固與齊家之教相爲通理而推廣適以其
端矣矩之既絜則君子使一國之人並行於恕之中而上

下前後左右無不以恕相接者非但君子之以恕待物而國卽治也若傳所謂內德外財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刦奪之敎愛賢惡不肖爲嚴放流之法而不使媢疾者得以病有技彥聖之人要皆品節斯民限以一程之法使相胥而其繇於矩之中者也齊家恃敎而不恃法故立敎之本不假外求治國推敎而必有恆政故既以孝弟慈爲敎本而尤必通其意於法制以旁行於理財用人之中而納民於淸明公正之道故敎與養有兼成而政與敎無殊理則大學之道所以新其民者實有以範圍之於無過之地不徒恃氣機之感也此則以治其國而推之天下亦無不

可矣

周陽繇王肅所以能爾者自是亂世事此固不足道如叔孫通所草漢儀爾何所制漢法何嘗從大公之矩絜得弊齊國原陋一滲漏教郡守教尉可以互相陵傲而繇則以武帝爲之君又施切脅之教而好人所惡如何不致成他胡亂若伯繇只一方命圮族以惡於下者事上方命惡於上者使下圮族便逆諸四夷則虞廷上下交好於仁讓之中如繇肅者豈得以肆其志哉故治國之道須盡一以立絜矩之道既不可全恃感發興起以致扞格於不受感之人而

或問謂絜矩必自窮理正心來一皆本自新者以新民則

傲很苟不如伯鯀者亦可教而不待刑也周陽繇使教不入若王肅自可教

民之所好民之所惡矩之所自出也行絜矩之道則已好民之好惡民之惡矣乃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則爲上者必有不利其私者矣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則爲下者必有不遂其欲者矣君子只於天理人情上絜著個均平方正之矩使一國率而繇之則好民之所好民即有不好者要非其所不可好也惡民之所惡民即有不惡者要非其所不當惡也如媢妬賢病國之人又岸岸無朋黨私暱幸其得位而恐其見逐者乃至爭民施奪之政亦豈盡人而皆惡之者

王介甫散青苗錢當其始散或踴躍而願得之迨其既斂或亦因之而獲利未嘗一出於抑配故民之好惡尚係參差利於甲者病於乙如何能用其好惡而如父母惟恃此絜矩之道以整齊其好惡而平施之則天下之理得而君子之心亦無不安矣所謂父母者鳲鳩七子之義均平專壹而不偏不吝也不然則七子待哺豈不願己之多得而哺在此且怨在彼矣曰民者公辭也合上下前後左右而皆無惡者也故或問曰物格知至有以通天下之志意誠心正有以勝一己之私又曰人之爲心必當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愛己治人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而推之

人民不能然故須上為絜之蓋物格知至則所好所惡者曲盡其變不致恃其私意而失之於偏意誠心正則所好所惡者一準於道不致推私欲以利物而導民於淫故傳於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者斥其拂人之性而不言拂人之情也自然天理應得之處性命各正者無不可使遂仰事俯育之情君子之道斯以與天地同流知明處當而人情皆協者也此之爲道在齊家已然而以推之天下亦無不宜特以在家則情近易迷而治好惡也以知在國則情殊難一而齊好惡也以矩故家政在教而別無政國教在政而政皆教斯理一分殊之準也

先愼乎德德即所謂明德章句或問凡兩言之而愚竊疑其爲非朱子之釋明德曰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若夫愼之云者臨其所事揀夫不善而執夫善之謂也故書曰愼厥身身則小體大體之異從而善惡分也論語曰子之所愼齊戰疾臨夫存亡得失之交保其存與得而遠夫失與亡也禮記凡三言愼獨獨則意之先幾善惡之未審者也乃若虛靈不昧之本體存乎在我有善而無惡有得而無失抑何待揀其不善者以孤保其善哉此以知明德之可言明而不可言愼也或朱子之意以明其明德者謂之明德則當其未明不可言明

及其已明亦無待愼而豈其云君子先愼明其德哉且明德之功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已傳獨於誠意言愼者以意緣事有以意臨事則亦以心臨意也若夫心固不可言愼矣是以意在省察而心惟存養省察故不可不愼而存養則無待於愼以心之未緣物而之於惡也至於致知格物則博學審問明辨而愼思特居其一是愼不可以盡格致之功明矣安得以愼之一言蔽明德之全學乎是故以德爲明德者無之而可也德者行焉而有得於心之謂也則凡行而有得者皆可謂之德矣故書曰德二三動罔不凶易曰不恆其德詩曰二三其德箴夫德者未必其均

爲善而無惡乃至遷徙無恆佹得以自據者亦謂之德故
不可以不愼也是以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者必緊之以
明而後其純乎善焉但大人之遷徙無恆佹得以自據者
雖非無得於心而反諸心之同然者則所得者其浮動翕
取之情而所喪者多故凡言德者十九而皆善十九而善
故旣愼之餘竟言有德而不必言有懿德然以不善者之
非無所得也故君子之於德必愼之也愼者愼之於正而
不使有辟也愼於正而不使有辟者好惡也好惡者君子
之以內嚴於意而外脩其身者也唯意爲好惡之見端而
身爲好惡之所效動身以言行動言則君子出身加民而措其有

得於心者以見之行事故曰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是故云
者以絜民之好惡而好惡之則爲民之父母任其好惡之
辟而德二三則爲天下僇故君子之撫有人土財用者必
先愼之乎此也又曰有德此有人則以愼其好惡之幾得
之於心者慊乎人心之所同然而措夫好惡之用行之於
道者盡夫衆心之攸好故臣民一率其舉錯用綏之公知
其大公至正而歸之也且大學之教理一分殊本理之一
則衆善同原於明德故曰明德爲本因分之殊則身自有
其身事家自有其家範國自有其國政天下自有其天下
之經本統乎末而繇本向末整條枝葉之不容夷也今云

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用則一國之効乎治者其次序相因必如是以爲漸及之詞而後足以見國之不易抵於治乃云君子有其明德而遂有人則躐等而爲迫促之詞是何其無序耶夫明德爲新民之本而非可早計其效於民新故身脩之後必三累而至乎天下平則新民者固原本於己明之君德而必加之以齊治平之功豈德之旣明而天下卽無不明乎故格致誠正其報成在身脩而脩齊治之底績在天下平是以明德新民理雖一貫而顯立兩綱如日月之並行而不相悖今此以言治平之理則有德有人以是功取是效捷如影響必其爲新民之

德審矣新民之德非不原本於明德而固自有所及於民之德故好惡之爲功內嚴於誠意而必外著之絜矩之道然後人土財用之應成焉使其不然則大學之道一明德盡之而何以又云在新民乎又況爲格爲致爲誠爲正者未嘗有以及乎民而遽期夫人土財用之歸是以其心身之學坐弋崇高富貴之獲抑異夫先事後得成章後達之教者矣大學一書自始至終其次第節目統以理一分殊爲之經緯故程子以此書與西銘並爲入德之門朱子或有不察則躐等而不待盈科之進如此類者亦所不免董氏彝云明德言自脩愼德言治天下不衍章句乃以爲有

功於朱子

吳季子以發鉅橋之粟爲財散不知彼固武王一時之權而爲不可繼之善政也倘不經紂積來何所得粟而發之故孟子以發棠擬之馮婦而謂見笑於士以其不務制民之產而喣喣以行小惠也財聚者必因有聚財者而後聚財散者財固自散不聚之而自無不散也東陽許氏云取其當得者而不過其論自當乃財聚者非僅聚於君而已如詩所云亶侯多藏盤庚所云總於貨寶者彊豪兼并之家皆能漁獵小民而使之流離失所絜矩之道行則不得爲爾矣民散云者詩所謂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者也卽此

亦以知此此爲治國而言若以天下統言之其此四海之內散亦無所往故郡縣之天下財殫於上民有死有叛而已矣不能散也

忠信之所得驕泰之所失章句以天理存亡言之極不易曉雙峰早已自說亂在其云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竟將二之字指道說俗儒見得此說易於了帳便一意從之唯史季子云忠信則能絜矩而所行皆善豈不得衆乎驕泰則不能絜矩而所行皆不善豈不失衆乎一串穿下卻是不差章句云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是道與位相配而凝道即以守位一如生

財有大道非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則失其道而財不能生也雙峰認天理不盡如何省得朱子意倘只靠定絜矩不絜矩作天理乃不知天生人而立之君君承天理民而保其大寶那一般不是天理來古人於此見得透亮不將福之與德打作兩片故天命之謂性與武王末受命統與作命化迹則殊而大本則一此自非靠文字求解者之所能知若論到倒了處則必得衆得國失衆失國方可云以得之以失之特爲忠信驕泰原本君心而言不可直恁疎疎闊闊籠統說去故須找出能絜矩不能絜矩與他做條理但如吳季子之說意雖明盡而於本文直截處不無騰頓

則終不如朱子以天理二字大槩融會之爲廣大深切而無滲也若抹下得衆得國一層只在得道失道上捎煞則忠信之外有道而忠信爲求道之敲門磚子不亦悖與君子之大道雖是儘有事在然那一件不是忠信充滿發現底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只於此看得眞便知雙峰之非雙峰則以道作傀儡忠信作線索撥動他一似生活知道者必不作此言也或疑雙峰之說與程子所云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義同則忠信豈非所以得道者不知程子所云元是無病後人沒理會將周官法度作散錢關雎麟趾之精意作索子所以大差錢與

索子原是兩項物事判然本不相維繫而人為穿之當其受穿終是拘繫强合而漠不相知若一部周官法度那一條不是關睢麟趾之精意來周公作此法度原是精意在中遇物發現故程子直指出周公底本領教人看所謂有關睢麟趾之精意者即周公是也豈後人先丟下者法度去學個精意然後可把者法度來行之謂乎如王介甫去學周禮他不曾隨處體認者精意便法度也何曾相似看他青苗錢與國服之制差得許遠故大學之道以明德者推廣之新民而云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末者本之所生也可云生不可云得豈以明德作骨子撐架著新民使掙扎著以明

德作機關作弄著新民使動盪以明德作矰繳弋射者新民使速獲之謂乎知此則羣疑可以氷釋矣

古人說個忠信直爾明易近情恰似人人省得伊川乃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明道則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有如增以高深隱晦之語而反使人不知畔岸者然嗚呼此之不察則所謂微言絕而大義因之以隱也二程先生之語乃以顯忠信之德實實指出個下手處非以之而釋忠信也蓋謂夫必如是而後爲忠如是而後爲信也二先生固有而自知之則誰將工夫體段一齊說出未嘗得到者地位人自然反疑他故爲隱晦之語而二先

生於此發己所見無不自盡循忠信之義毫釐不違以致天下之學為忠信者深切著明除是他胸中口下方說得者幾字出而後學亦有津涉之可問不患夫求忠而非忠求信而不信矣所謂發己自盡者即盡己之謂也所謂以實者則循物無違之謂也說忠字伊川較直截而非明道之語則不知其條理說信字明道乃有指微而伊川所謂以實者文易求而旨特深也蓋所謂己者言乎己之所存也發己者發其所存也發之為義不無有功而朱子以凡出於己者言發己見性理則以其門人所問發為奮發之義嫌於矯強故為平詞以答之乃此發字要如發生之發有

繇體生用之意亦如發粟之發有散所藏以行於眾之意固不可但以凡出諸己者言之也唯發非汎然之詞然後所發之己非私欲私意而自盡者非違道以干譽矣若所謂自盡者則以其發而言義亦易曉凡己學之所得知之所及思之所通心之所信遇其所當發沛然出之而無所吝以事徵之則孟子所謂知其非義斯速已而無所待者乃其發之之功而當其方發直徹底燦然萬紫千紅總是春者是也若伊川所云盡己盡字大有力在兼發字意在內亦如天地生物除卻已死已槁但可施生莫不將兩間元气一齊迸將去所以一言忠則在己之無虛無僞者已

盡而以實謂信之實則固非對虛僞而言乃因物之實然者而用之也於此不了則忠外更無信不然亦且於忠之外更待無虛無僞而始爲信則所謂忠者亦非忠矣信者不爽也名實不爽先後不爽之謂也唯名實爽而後先後爽如五行志所載李樹生瓜名實既爽故前此初不生瓜後此仍不生瓜而生李則先後亦因之而爽矣術者依緣而率繇之謂也依物之實緣物之理率繇其固然而不爭白地畫一個葫蘆與他安上則物之可以成質而有功者皆足以驗吾所行於彼之不可爽抑順其道而無陵躐倒逆之心則方春而生方秋而落過老而安過少而懷在桃

成桃在李成李心乎上則忠心乎下則禮徹始徹終一加其素而無參差二三之德矣君子於此有得物之備於我己之行於物者無一不從天理流行血脈貫通來故在天則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之發己自盡者不復吝留而以自私於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循物無違者不必己意以生殺而變動無恒則君子之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道以此而大矩以此而立絜以此而均眾以此而得命以此而永故天理之存也無有不存而幾之決也決於此退藏之密而已矣不然則內不盡發其己而使私欲據之外不順循乎物而以私意遂之私欲據乎己則與物約而取

物泰私意逆乎物則芻狗視物而自處驕其極乃至好彼人之諛己而逆人之性以寵用之利聚財之用而不顧悖入之彡禍以厚亡失物之矩安所施絜而失國失命皆天理之必然矣故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之大道所必擇所從而逆其害者也上推之天理知天之爲理乎物者則然下推之人事知天理之流行於禍福吉凶者無不然此非傳者得聖學之宗不能一言決之如此而非兩程子則亦不能極之大道反之己心而見其爲功之如是者不然則不欺之謂忠無爽之謂信此解亦是人其知之而何以能不欺何以能無爽究其懷來如盲人熟記路程亦安

知發足之何自哉則謂南爲北疑江爲淮固不免矣
明道曰忠信表裏之謂伊川曰忠信内外也表裏内外字自別南軒以體用言則誤矣表裏只共一件衣内外其是一件物忠信只是一箇德若以居爲内以行爲外則忠信皆出己及物之事不可作此分別緣程子看得天理渾淪其存於吾心者謂之裏其散見於物理者謂之表於此理之在己在物者分非以事之藏於己施於物者分也如生財之道自家先已理會得詳則胸中有此生衆食寡爲疾用舒的經綸條理（此謂之裏）便徹底將來爲一國料理不緣於己未利物而有所不爲此是發己自盡乃以外循物理生

須如此而眾食須如此而寡爲須如此而疾用須如此而舒可以順人情愜物理而經久不忒此之謂表不恃己意橫做去致有頭無尾此是循物無違及至兩者交盡其成一生眾食寡爲疾用舒之道則盡己者即循物無違者也循物無違者即盡己者也故曰只是一箇德此之爲德凡百俱用得去緣天理之流行故化其此一原故精粗內外無所不在既以此爲道而道抑以此而行君子脩己治人至此而合且如生財之道在人君止有生眾食寡爲疾用舒爲所當自盡之道而即己盡之而財之爲理唯生眾食寡爲疾用舒則恆足而即循用其理而無違此是忠信合一的

大脡殺大道必待忠信而有者也乃隨舉一節如生之者眾必須盡己之心以求夫所以眾之道而力行之乃民之爲道其力足以任生財者本眾也卽因其可生而教之生以順其性此是忠信細密處忠信流行於大道之中者也而君子則統以己無不盡物無或違之心一於无妄之誠遇物便發得去理財以此用人以此立教於國施政於天下無不以此是忠信底大敷施而天之所以爲命以福善禍淫人之所以爲情而后撫仇虐亦指此所發之不謬於所存而物理之信然不可違者也故操之一念而天理之存亡以決也

發字循字若作等閒看不作有工夫字則自盡無違只在事上見而忠信之本不立矣發者以心生發之也循者以心緣求之也非此則亦無以自盡而能無違也盡己功在盡字上以實功在以字上以用也與此一理以實者不用己之私意而用事物固然之實理

四書大全論語卷之一終